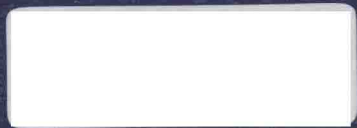


仙 琴

石玉洪



仙 琴

石玉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仙琴 / 石玉锡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54-7983-9

I. ①仙… II. ①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883 号

责任编辑: 刘兰青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汪 强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06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潘年英

侗族小说家石玉锡先生又要出版新的小说集了，书名《仙琴》，收入他最近写作的几个中短篇。他把电子文本发给我，叫我看，嘱我作序。实在难得他那么信任我，我当然慷慨答应。但这序真不好写。主要是之前我已经给他写过不少读后感的文字了，我不想照搬原来的老调子，但又弹不出新调子，所以摸脑壳摸了好几个月。

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我的积极评价的文字实在不多，而对于黔东南作家的小说创作就更是很难得有褒奖的言辞，但对于石玉锡先生的小说创作却似乎是个例外，从我第一次拜读到他的作品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高度恭维和表扬。于是有人就怀疑我是否有些偏爱什么的。我承认，偏爱可能是有的，但绝对不是错爱。原因是他的小说的确写得好。

怎么个好法呢？

第一，他有生活。第二，他会写。

就这两点？

当然不止这两点，但有这两点，已经足够了。

他有篇小说叫《木匠》，一开头就写道：

吴生春是高坝村上手艺最好的木匠，又是硬棒棒的后

生，十九岁。赵秋三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往天是生春的相好，现在不是了。秋三姑娘冬天里就要嫁给村上石家的金原。秋三的父母为争脸面，去年特意把几株老油杉砍了，还在野山间砍了一些香樟，打造秋三的嫁妆，着心请生春这个手艺最好的木匠来打造。事情有些不好办。

他的文字，依然一如既往的简洁干净、空灵优雅，真是漂亮！

接下来，他又写道：

赵家根基浅，浅到在村上还没有坟墓。赵桐油就是村上赵家的第一口人。赵桐油带着婆娘从湖南那边逃荒来的，会桐油活，村上叫他赵桐油，没有人知道他的实名叫赵紫光。赵桐油又单单只生一个儿子，叫赵阳大，但愿有赵阳二的来，可惜阎王爷没有让赵家人如愿。阳大到干溪村伐木，爱上那村上王家的一个姑娘，娶了来，如今五十多岁了，也单单只生一个儿子，叫赵高甲。本也心想有高乙、高丙之类的下来，仍然没有如愿。不如愿的阳大却有三个仙女似的姑娘。大的叫秋先，二的叫秋妹，三的就叫秋三。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逗爱。到秋三，像是登台演戏似的，借鉴且改掉了先上台的不足，用文人的话说就是尽善尽美。

石玉锡所有的小说，写的都是关于他老家高坝的故事。他对于那个“地方”的生活实在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在别人看来是需要精心构思和设计的故事，在他笔下却是像捡拾木渣那样信手拈来，毫不费劲。

从这两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石玉锡实在是一个很会写小说的人。所谓会写，又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特别有技巧，一层是特

别没技巧。

石玉锡属于后者。

我们经常听到人讲，没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但最高的技巧却不等于没技巧。这话怎么说好呢？

写小说当然需要技巧，怎么可能不用技巧嘛！但是，技巧这东西，追求是必须的，但追求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技巧都是无用的，也是追求不到的。看看那个连小学都没毕业、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我们就明白了，文学创作的所谓技巧，其实是上帝给的，上帝给我们多少就有多少，上帝不给予我们的，我们再怎么追求也追求不到。

所以有人又说了，艺术是属于天才的事业。

真是这样。

石玉锡算不算得上是个小说天才？我不好说，但我真的很欣赏他那种浑然天成的写作能力。他写小说，基本上看不到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却又处处显示独到的匠心，看似自由散漫、朴拙任性，实则大巧若拙、妙不可言。

这一切的结果，我想除了是上帝赋予他特殊的才华和能力之外，也应该还包含着 he 对于文学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求索和勤奋耕耘。我之前说过了，他跟我一样，我们都是在文学追求的道路上特别不走运的人——从未获奖。虽然我们都从心底里藐视一切的文学奖，但总不被社会承认的现实命运却多少还是会影响到一个人写作的积极性。幸好这种影响对他来说几乎微乎其微。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埋头写作，一得空就写。

说起来石玉锡的写作真是太不容易——他在中国最基层的单位工作，干的是民政的活路，累也罢，不被人理解也罢，关键是大忙了，平日里根本不可能挤得出时间来写作，只好比别人少睡早起几个小时，在凌晨四五点钟爬起来写东西。所以他的作品落款时间，通常都是“写于某年某月某日凌晨几点”。

真是天道酬勤。他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写出来，书一本接着一本出版。除了献上深深的祝福，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已经说得够多了。就此打住吧。

2015.2.1 于湘潭

目 录

木 匠 / 1

仙 琴 / 31

回 家 / 74

阴阳符 / 93

乔 / 131

木匠

1

吴生春是高坝村上手艺最好的木匠，又是硬棒棒的后生，十九岁。赵秋三是村上最漂亮的姑娘，往天是生春的相好，现在不是了。秋三姑娘冬天里就要嫁给村上石家的金原。秋三的父母为争脸面，去年特意把几株老油杉砍了，还在野山间砍了一些香樟，打造秋三的嫁妆，着心请生春这个手艺最好的木匠来打造。事情有些不好办。

赵家根基浅，浅到在村上还没有坟墓。赵桐油就是村上赵家的第一口人。赵桐油带着婆娘从湖南那边逃荒来的，会桐油活，村上叫他赵桐油，没有人知道他的实名叫赵紫光。赵桐油又单单只生一个儿子，叫赵阳大，但愿有赵阳二的来，可惜阎王爷没有让赵家人如愿。阳大到干溪村伐木，爱上那村上王家的一个姑娘，娶了来，如今五十多岁了，也单单只生一个儿子，叫赵高甲。本也心想有高乙、高丙之类的下来，仍然没有如愿。不如愿的阳大却有三个仙女似的姑娘。大的叫秋先，二的叫秋妹，三的就叫秋三。三个姑娘一个比一个逗爱。到秋三，像是登台演戏似的，借鉴且改掉了先上台的不足，用文人的话说就是尽善尽美。

乡村的人事本来很简单，不知何故又难免弄些杂乱的来。比如你富足，有人冷了嘴唱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猜疑你的钱财；你贫穷，有人就热了嘴唱道“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那你就安命。最恼火的是那个宗族势力，像妖风像洪流。比如村上石家彭家吴家，这些大姓。你把他们族中的人一个一个单地看，没什么，一个一个都可以打得过去。但要是惹上他们，村上同姓人涌出来，有如蚂蚁，那个就容不得你有天大的本事，必败无疑。为这个，单家独户的赵家人，自然想法靠近大姓的房族。“一片草也有一滴露水养”，赵家人这么暗喜。没有养下大群男子，有这么三个姑娘，也便得很大的帮衬。秋先嫁给吴家了，秋妹嫁给彭家了，秋三再嫁给石家，那赵家就安稳了。

吴家的生春和石家的金原是同班人，好伙计，老庚。金原的祖母，早已埋在大望坡石家坟山上的老祖母，就是生春吴家的姑姑。生春从小就乖巧，还没有成扬名的木匠之前，十三四岁的生春，也会把金鸡木做成光亮的枪套或者刀把。若是造枪，便到对门坡那边的九勺村请老万造好枪管和扳机，安上生春造的木套，便得一把好枪。如是刀，就村上宋二打了刀面，钻起生春造的把手，也便成了一把精致的刀。刀把上刻着蛇皮纹，或雕成一只金鸡的脑袋，那刀子美得睡觉也贴在头边。“帮我搞一把枪套。”金原说。“老庚，你还要说什么，我帮你搞。”生春便帮金原遂了心愿。

“老庚，找姑娘玩去，想死人了。”前年的秋里，金原对生春说。生春大笑，说道：“我也一样，好想玩姑娘。”两老庚约上别的伙计，往平岑村或皮所村游方。

爹娘养我十八岁，
不想爹娘想个妹。
想个妹来唱个歌，
唱个歌来笑嘿嘿。

十八姑娘三岁郎，
脱衣脱裤抱上床。
半夜醒来找奶吃，
把我姣娘当亲娘。

一伙后生说说唱唱，摇摇摆摆往别人的村上走去。玩过几回姑娘，生春说：“不如去找秋三出来玩，秋三那么漂亮。”金原说道：“是啊，几个村子都找不到像秋三那么漂亮的姑娘。”

秋三老练了。秋三的两个姐也由家境的缘故明白了很多世道，“爹娘苦呢，三妹，不要光看后生家的脸面，爹是单薄人，不要让爹为难。”秋三说：“我知道。”

2

“师爷要你打造一架纺车。”正当生春他们想找秋三玩月亮的时候，父亲泽力说道。那是晚上，秋天的末尾，收净了谷子的秋夜。“哦。”生春心想秋三那样的姑娘，没有把打造纺车的事情放在心上，淡淡地应了一句。

“你要用心，师爷是在考你。”父亲提醒儿子。

“哦，我用心。”生春仍是迷糊回话。

“最难造的就是纺车，莫看车轮就十二片叶子，却要凿十八个眼，八个正的，八个斜的，两个圆的。几片叶要穿过同一个眼，大小横斜差一毫都不行。”泽力说。

“嘿嘿，你自己看呢。”生春的娘笑道，她正在火边纺棉。娘是村上石家的，众人叫她馁姜，侗话说纺织娘的意思。不用说这个妇人针线活最在行。

听娘这么一说，生春细心地看一阵转动的纺车。娘时常说“纺车十二片，织机十二脚”，织布机有十二根柱子。娘也教过生

春那个纺车的歌：

一架纺车十二片，
我娘日夜纺棉线。
娘老车老棉不老，
又搞新棉纺新线。

这是说娘纺织辛苦的歌。生春的娘变了一下歌，又教生春——

一架纺车十二片，
我娘日夜纺棉线。
纺了棉线缝新衣，
穿上新衣把姣连。

那时候生春还小，只会傻笑，不懂穿了新衣找姑娘玩月亮的的事情。这时爹说师爷要考自己，打造一架纺车，他心想不难，看火边娘正纺棉的纺车，十二片飞转的叶片，如何穿插成一个圆轮，他明白。用心一想，那些榫眼如何，他明白。

“要是师爷点头，你就可以出师了。”爹说。泽力一直笑着说。他是一个木匠，儿子生春从小乖巧，跟在自己身边，喜欢玩斧头尺子墨头，十多岁就露出做木活的天分。泽力的师傅是上边村的胡考老，泽力说：“师傅，生春这孩子还是有点眼光，为个名分，请你就收他为徒。”胡考老欢喜，哈哈大笑，说：“那你父子都是我子孙了。”

胡考老并不姓胡，姓彭，一把披到肚皮上的胡子，村人叫他胡考老。胡考老的师傅是湖南隆回人。几十年前高坝村上欧家发了大财，听说隆回雕花匠好生了得。费了银钱去请来，五间大屋

的一应窗户，都用梨木做成雕花窗。那梨木花窗是鸟的听得啼叫，是花的闻得芳香。当年胡考老的胡子才是冒出皮肉分把长，他本身也是木匠，着了迷地爱上雕花，硬是要跟随隆回雕师学艺。跟到隆回两三年光景，回来成了雕花匠。泽力拜胡考老为师。轮到生春，拜胡考老为师爷。

“莫说我们村上，团转村寨没几个造得出纺车的。”泽力又说：“那真是半根墨线也差不得。不松不紧，恰恰合适。要是造纺车也插尖，哈哈，那要留古了。”泽力说得一屋人都笑起来。

3

生春知道造纺车难，用的是最坚硬的青冈树，细叶青冈。别的树都不好。梨树虽然又硬又细，又红艳可爱，但梨树倒片多，很难刨成光亮的来。金鸡木也硬，可容易翘。红豆杉木质好，太脆了，弄不好就断。纺车的叶片没有两指宽，没有一指厚，只有做得秤杆的铁样硬的细叶青冈才成。

等娘出门料理庄稼去了，生春特意把娘的纺车搬到堂屋，细细地看，量着叶片的长短，比好眼子的横斜。边做这些事，边想着姑娘，想得最多的就是秋三。

纺带不离纺车上，
蜜蜂不离花丛旁。
杪楞离月我离你，
蜜蜂离花我离娘。

生春唱着这首甜蜜的山歌。少年男女都可以唱这首歌。把纺车和纺线的相连，比作你我相连。一方唱了，一方答道——

犁田要用牛轭拉，
渡船要用桨子划。
燕窝要用泥巴垒，
姻缘要用姻缘搭。

意思就是男女要有情意，长相连爱，莫以分离。

生春对木活很有灵气，看了一阵，便有定能打造纺车的把握。笑了笑，专等师爷叫去开工。

三日后的大清早，胡考老把泽力父子请了去，说是今天日子干净，就让生春动手打造纺车。胡考老还备了酒，摆上一盘腌鱼和几个秋里的蔬菜，胡考老给神龛烧了把香纸，大声说道：“今天黄道吉日，给鲁班祖师敬香敬酒，吴家生春起手打造纺车，百无禁忌。”泽力应声百无禁忌，三人慢慢吃喝。

生春问帮谁人打造纺车。胡考老抹过胡子，说道：“赵家的干溪嫂，秋三的娘。”

生春一听，一心欢喜。胡考老说干溪嫂特意来请的，说是家里的纺车用了三十多年，又松又朽了。话说秋三还没有个下家，也得为她赶些纱线。我答应了，就让生春试试功夫。

生春更是欢喜。想到秋三的逗爱，想到秋三的娘或秋三自己，用他打造的纺车纺线，织了布做成秋三的嫁衣。这么一想，纺车还没有打造，那份快活就让纺车有了魂魄。

泽力摸准了师傅的脾性，有了酒总爱说他到隆回学艺的旧事。“如今的人，学什么都没有前辈的定心了。”泽力说。“那是，”胡考老端正身子，拂过长须，说道：“那是，学艺要有定心，当一个木匠要有良心。年轻时候我到隆回，哪样事情不帮师傅？我不叫苦，我开心。学得手艺了，我哪时候把手艺当成自己的？不管哪家来请，我都当是自己的活，用良心去做。样样木料都是有性命的，光玉的或是粗糙的木肉，活生生就是我们身上的

肉。那些木纹就是我们身上的血脉筋骨。雕了一朵花，打造了一样用器，你要让别人欢喜。有些人做活路看酒菜来，看工钱来。那要不得。匠人打造的用器，那要留古的。做得好，你死了，众人也说这是那个造的呢。”

“生春你要用心听，学手艺先要学做人。师爷是在教你。”泽力说道。

胡考老哈哈笑着：“还早，还早，要拜了祖师才叫师爷。”

“迟早的事。”泽力说。

“不管迟早，都不能坏了规矩。要拜了祖师、祭了天地才成，那样才坦荡。哈哈，生春，你想拜我为师，我答应。但你得用心，用心做，用心学。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老了，哈哈，喝酒。”

生春嗯嗯地答应胡考老和父亲的话。

吃过饭，生春就在胡考老的堂屋里架上木马，说一声“发财。”取过一节细叶青冈，拿了斧头往木料劈了几斧，算是开工。把一应木料带回自己家细细做去了。

4

生春为赵家的干溪嫂打造纺车的事情村上人都知道了。“这是胡考老试生春的手艺。”赵家人很欢喜，说道这么年轻的后生，一身阳刚气魄，就是打造出来的纺车没有胡考老的过硬，经年轻人的手脚，这架纺车也镇得住鬼怪邪恶的。村上人迷信，信大山、大树、大岩石、身首高大的人——这些人物上面的神灵也一定高大牢靠。

金原也知道这件事，跑到生春家去说话，“你莫造出一架雕花的纺车来，让秋三为你花心呢。”金原说，“让她一纺棉就想到你。”

“嘿嘿，”生春笑着，“老庚，你不说我还想不到，我真想要她一纺棉就想到我。”

生春在家里的堂屋做木活，一应行头都齐备了，锯口用钢齿条铣过，凿子斧头磨得银亮，吹毛都断的。墨斗线也换了新的。生春把细叶青冈锯成三尺长一寸半左右宽厚的十二条，都过了粗刨。一点结疤也没有的木肉，灰白里有着麦粒似的红点，光鲜得像玉面，沉重得像铁条。

“真是好料。”金原拿起细叶青冈在手上掂着，摸着。“造一架纺车要多久？”金原又问。

“我也没有做过，凡木活那要看急不急。主人家要得急，赶紧做，不急，慢慢做。慢工出细料，慢做点总要好些。”生春说。

“我爹说像你还没上二十岁的年轻人就能够打造纺车，这样的木匠还没听说过呢。”金原佩服生春，说道。

“不会吧，打造纺车又不管年纪大小。”

“你成了大木匠，往后就好过了。”

“嘿嘿，谁知道，老人说裁缝穿破旧，瓦匠住茅棚。学得点手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弄不好还应了多艺多穷的古话。”

两老庚闲语。金原说：“前天跟考老三到鸟落坡砍柴，他说了好多笑话。嘿嘿，考老三也真怪，他哪里听得那么多的笑话来。”

考老三是龙家的，嘴巴很好。六十多岁仍是一身猛力。和后生家砍柴割草，累了，爱说些笑话让大家消累。

“你说来听听。”生春说。

金原先笑了笑，说道：“我们正上鸟落坡白崖弯。”鸟落坡是个很高大很陡峭的山，一共有十八拐。白崖弯大概在一半的地方。“大家正在哼着气一步一步爬坡，一身汗，也真是很累了。考老三说，我摆个古给大家听，免得这么累。就说了。从前有两个男人，一个高大的，高大的健全。一个矮小的，矮小的瘸一条

腿。两个人去赶集，在一个坡脚遇见一个美女。两个就逗那个美女。逗了半天，美女说你们哪个把我背到坡顶，我就给你们搞。哈哈，高大的那个说我来，当然，矮小那个也背不动。高大那个把美女背在背上，上坡去了。矮小那个在后面跟着。十个麻子九个怪，十个瘸子九个乖。矮小的瘸子故意说伤心的话，说是你们倒好啊，到坡顶就得快活。高大的说谁叫你爹娘让你不圆满，你就认命吧。那个坡也像鸟落坡这样，又高又陡。爬了半天才到山顶。一到山顶，高大的早就累垮了，把美女丢在草地上，自己瘫着起不来。哪还有力气搞美女。瘸子喜笑，说道美女哦，你刚才说把你背到坡顶就给我们，现在我的兄弟搞不了了，只好我搞。高大的那个躺在地上喘气，看矮小的瘸子搞那个美女。说得大家都笑痛了肚皮。考老三还说往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要上当，先搞了再背。大家更是笑了。”

生春边听金原摆烂门子边做木活，边在心底想秋三姑娘。心想要是和村上的后生打赌争秋三姑娘，他肯定赢。因为他除了和大家一样，哪样活路都在行，还多了雕花木活这个手艺。

竹竿好破莫破登，

棉条好纺莫纺尽。

意情浓艳多留点，

留得意情人想人。

金原看生春做活，想到妇人和姑娘纺棉的情景。软白的棉条抽成细长的线，像是心中的念想也抽得成一团线球。便唱起“留得意情人想人”的歌。生春说：“是哦，要是秋三纺棉的时候想到我们喜欢她就好了。”金原说：“想到你哦，哪会想到我的。”生春说：“不管想到谁都一样。”